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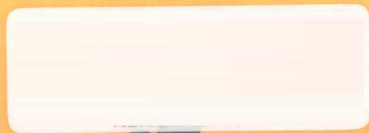
# 那些回不去的 澳洲时光

沙尘◎著

Wish  
I Could



任意挥霍这突如其来的爱情  
待到发现她异常珍贵时  
爱情都已悄然远去



那些回不去的  
**澳洲时光**

沙尘◎著

Wish  
I Coul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回不去的澳洲时光 / 沙尘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008 - 5501 - 9

I. ①那… II. ①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071 号

那些回不去的澳洲时光

---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姚远 石钰艳

责任校对 孙乃伟

责任印刷 马东旭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总编室) 010 - 62382916(职工教育分社)  
010 - 82075964(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005996 82075964(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写在前边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四万多中国学生奔赴澳洲留学。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防止这些人将来学成不归，规定只给每对夫妇的一方发签证。于是四万个青年男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里碰撞出无数激情四射的故事。

从一九九一年开始，随着政策的改变，远在中国的配偶们纷纷来澳洲与另一半团聚，这些故事又一个个地被粉碎。就像粉碎的贝壳，散落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渐渐被人遗忘。

海水无情地冲刷着这些碎片，总有一天这些碎片要变成沙砾。当我俯身拾起这些碎片，惊异地发现，阳光下它们仍然闪着光芒。这光芒让人依稀回忆起当初的绚丽。

书中的故事也许会揭开很多人心中的疮疤。但既然是痛就说明它不该被忘记。为了那段不该被忘却，却又难以忆起的往昔。

沙 尘

2012 年于北京



## 目 录

第一章	ABC 的风波	001
第二章	家住圣秋达	006
第三章	两个人的车站	015
第四章	秋天的故事	021
第五章	雪 丽	026
第六章	死里逃生	031
第七章	情不自禁	040
第八章	黄土地之恋	044
第九章	伊 宁	050
第十章	定情袋鼠岛	058
第十一章	贝鲁特快餐店	069
第十二章	新来的大姐	079
第十三章	周杰和小雪	083
第十四章	飞来横祸	096
第十五章	走向深渊	103
第十六章	安祝的故事	107
第十七章	雪丽的生日	115
第十八章	老马的艳遇	124
第十九章	身不由己	132
第二十章	定期存单	136



第二十一章	阶级斗争	141
第二十二章	无产者的胜利	150
第二十三章	相距五十米	162
第二十四章	神秘的大火	169
第二十五章	娶个洋妞做老婆	173
第二十六章	祸起萧墙	187
第二十七章	红烧肉战役	192
第二十八章	生离死别	200
第二十九章	圣秋达：物是人非	206
第三十章	魂归故里	216
第三十一章	反客为主	220
第三十二章	报复行动	228
第三十三章	树上开花	236
第三十四章	血浓于水	240
第三十五章	阴谋败露	245
第三十六章	从地狱归来	248
第三十七章	重返伊甸园	252
第三十八章	错位	256
第三十九章	重逢	265
第四十章	别了，圣秋达	271
尾 声		281

## 第一章

### ABC 的风波

—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对中国的青年来说是个迷茫的年代，旧的道德伦理被打破，新的价值观正在建立。

所有人都好像刚刚从一场梦魇中走出，还没完全清醒，就像一群黑夜里迷路的人，只要有人喊上一声：“这边有路！”就会有无数的人闭着眼睛跟着跑。一股股人流在这片热土上涌动：有人涌向深圳，有人涌向海南，有人涌向美、加、澳，有人涌向塞班、南非，甚至是中美洲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小国。总之，好像所有的人都想冲破一种平衡，找到一种新的平衡。

故事就从这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说起。

二

澳大利亚。墨尔本。

金色的阳光越过高高的梧桐树梢，照在花岗岩墙面的大楼上，使得大楼的正面和侧面明暗分明，让人感到这建筑比往日更加坚实而冷酷。

这里是澳大利亚闻名的澳大利亚商务学院，英文缩写正好是 ABC。往日里，这个时候正是学生们熙熙攘攘进进出出的时候。可今天，高高的台阶上两扇大门被一条长长的铁链紧紧地锁着。

大楼的门口，台阶上下，学生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围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议论着。黑眼睛的，棕眼睛的，蓝眼睛的，眼窝深深的，大眼睛双眼



皮眼睑处好像天生文了一条黑色眼线的，小眼睛单眼皮眼角处像是被胶水粘住的，每双眼睛都因不安而左右顾盼。

学校大门上贴的那张纸大多数人看不太懂，但是大概意思明白：学校资金链断裂，就此关张。

不知道过了多久，各种各样的眼睛都纷纷散去，只剩下一群黑眼睛，那眼神中的不安也逐渐变成了一团团闪光的火。

学校倒闭对他们来说不啻于灭顶之灾：没有了学校就不再有出勤率证明，也就没办法再获得新的签证<sup>①</sup>。这些黑眼睛们都是靠家里砸锅卖铁凑来的学费，如今学费打了水漂，再转别的学校几乎没有可能！

人在绝望的时候总是会爆发惊人的勇气，更不要说这是一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人群中一个北京口音喊了一声：“给丫砸了！”

一群人轰然涌向学校紧闭的大门，乒乒乓乓地把满腔的怒火全部宣泄在了大门的玻璃上。

这一突变让一直在不远处窥视的警察们都看傻了眼，好几分钟以后他们才省过闷来。他们大叫着冲向了人群，用胳膊粗野地推撞着人们。

在高大魁梧的白人警察面前，黑眼睛们的愤怒顷刻之间就被瓦解了，就像刚刚燃起的熊熊干柴突然遭到了倾盆大雨。失去火焰的干柴再也没有了那份热情，只剩下一缕哀怨的青烟袅袅盘绕，像是无奈的哭诉。

一些黑眼睛开始摇着头默默地离开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大声喊了起来：“大家不要走，大家就地坐下！”大家回头看去，一个又瘦又高的黑大个正伸开双臂阻拦那些想走的人。

所有人想也没想就听话地全部坐在了学校门前的台阶上。刚才的群情激奋马上就变成了一场静坐示威。记者们像从地里钻了出来，快门声噼噼啪啪响成了一片。

这一嗓子让这个黑大个成了所有人的主心骨，他身边马上聚集了一群人。黑大个对身旁的人说：“我叫罗涛，刚从国内来。大家不能散，这是个私立学校，一散咱们就没人管了。”

---

<sup>①</sup> 当时的澳大利亚移民局规定，学生签证出勤率必须高于 80%。





记者们的快门声提醒了警察，他们意识到应该马上把这些中国人驱散。有个小个子的老警察带着一个亚裔的翻译快步走到罗涛面前，十分严厉地说：“你是这些人的头吧？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在澳大利亚未经许可的任何示威都是违法的。我可以逮捕你！”说到这他抓过腰后边的手铐，举到罗涛的鼻子底下，使劲地拍了几下。

罗涛一脸不屑：“我不是头，但我也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要不回我们的学费没有人会离开。你们要是不能抓住骗子，追回我们的学费，我们会向最高法院控告你们玩忽职守！”

记者的长短话筒几乎都杵到了两个人的脸上。回头看看，老警察惊异地发现，刚才早已离开的蓝眼睛、棕眼睛、小眼睛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回来了，悄悄地坐在了黑眼睛们旁边。

学校门前的人群越来越多，嘈杂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刚刚丧失殆尽的勇气和怒火又在一波高过一波地升腾起来，如同慢慢涌泻的熔岩。叫骂的声音清脆刺耳，好像是熔岩上跳跃着的闪光。

就在黑眼睛们带着蓝眼睛、棕眼睛、小眼睛们一起马上就要再次爆发的时候，一个破锣嗓子站上了高高的台阶。他到底说了些什么，罗涛没有听明白，他身边的人说这人说政府将要插手这事，请大家回家等候。

刚刚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人们纷纷离开台阶四下里散去了。罗涛没有动地方，也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现在再要做什么都是徒劳的了。

他原本十分明亮的眼睛，这一刻突然变得暗淡无光，茫然地望着橘红色的不断暗去的晚霞。

他的麻烦远比其他人大多了。

他比同学们都来得晚，到 ABC 刚刚上了三天课，从国内预交的生活费还没退回来，学校就关张散伙，他口袋里只有二十多块钱了<sup>①</sup>，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刚看到学校大门口那把大锁的时候，罗涛真的有点慌了，在地球的这一端连一个熟人也没有。坐在台阶上他想了好几种办法，但没有一种能真

---

<sup>①</sup>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出国留学换汇管理是非常严的，通常只有四十美元的额度。



他跳上一辆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直奔越南街而去

的帮他走出困境。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他？饥饿、流浪、死亡？罗涛不敢往下想了……

### 三

罗涛出国的目的和别人不同。大多数人都是满怀憧憬的淘金者，而他却仅仅是为了逃避，或者说是负气而去。

他算不上是地道的北京人，父亲早年间在南方敌后为党做了二十年工作，九死一生。在罗涛还不记事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到了北京。小学没毕业就又跟着父母被赶到了江西农村劳动改造，直到高中快毕业了，才又跟着父母回到北京。

高中一毕业，就赶上插队。人家插队都在北京郊区，可父亲愣是托人把他送到了鸟不下蛋的陕北，这一去就是三年。要不是赶上高考，还真不知道这西北风要喝到哪年哪月呢。



他不理解父亲的严厉，有时甚至怨恨父亲的无情。他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从来就没有感受到父亲任何特殊的呵护。有时候他甚至觉得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关爱远不如哥哥姐姐们。

大学毕业以后，妈妈背着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不知道是他真的优秀，还是公司领导碍着父亲的面子，仅仅五年多的时间他就成了最年轻的业务部经理。他手下，十年以上工龄的同志多着呢。

可是好景不长，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以后，大发雷霆，什么“资产阶级特权”、“滥用职权”、“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骂了个昏天黑地。罗涛一气之下在公司辞了职，远走澳大利亚。

在首都机场，正当他准备跟家人挥手告别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父亲那消瘦的身影。孩子们不管是谁出门，父亲从来就没有送过。罗涛本想假装没看见，转身而去，但不知怎么了，两只脚就是不听使唤。

父亲的神态让罗涛颇感意外，他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握紧罗涛的手说：“小涛，今生今世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爸爸送你两句话：好钢是要在烈火中锻炼的；碰见困难要记住，天底下没有翻不过去的山头。”

罗涛顿时感到一股热浪从心底涌上了双眼。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知道父亲最讨厌别人落泪。他的嘴唇颤抖着想跟父亲说点什么，但是直到父亲带着司机离开，他也没说出一个字来。

父亲走远了，他似乎看见父亲从口袋里拿出了手绢，擦拭眼睛。那一刻他真想把机票扔进垃圾桶。但他不能，那样会被父亲看不起的。

#### 四

人乍遇危机的时候，都会感到惊慌。但是如果危机到了避无可避、躲无可躲的时候，大多数人反倒是能处之泰然了。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罗涛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个不停。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二十几块钱，心想早死晚死都是个死，管他呢，先到越南街吃河粉去。早就听说，到了墨尔本不吃勇记河粉终生遗憾，不管今后会怎么样，先别留遗憾。

他跳上一辆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直奔越南街而去。

## 第二章

### 家住圣秋达

有轨电车很快就到了维多利亚大街。

这条街有四五百米的一段上两侧全是早期越南移民开的店铺，所以被称做“越南街”。

越南街当时是墨尔本最大的亚洲食品集散地，非常热闹。光顾这里的既有讲越南话、广东话的，也有讲国语的。

罗涛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家叫做“勇记”的河粉店。河粉店不大，也就六七张桌子，人坐得满满的，后来的人要站在门口排队。因为罗涛是一个人，漂亮的老板娘就招呼罗涛在一个中国人模样的人对面坐下。

越南河粉店的服务员清一色的越南仔，有的穿T恤衫，有的就是普通衬衣挽着袖管。一个个看上去脏兮兮的，胡子老长。服务员撒脚如飞地忙着，不时从里间捧出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海碗。罗涛一看，心说：“我的妈呀，都快赶上脸盆了！”

不一会儿，一盘鲜豆芽和一盘像薄荷似的叫不出名的草被摆上了桌面，紧接着一大碗热腾腾的河粉被端了上来，河粉的表面上还覆盖着一层挂着血红色，半生不熟的牛肉片。看着这些东西和桌子上的调料，罗涛不知该如何下手。他盯着对面正吃得满头大汗的大陆模样的人的碗，想看看人家是怎么吃的。

正巧对面这个人也抬头看他，看他那询问的眼神，就问：“你不会吃吧？”



“是呀，我第一次来，这生豆芽和这叶子怎么吃呀？”

“就直接把叶子掰下来，和生豆芽一起往热汤里一拌，然后拿这个鲜柠檬往碗里挤点水，再放点海鲜酱和甜辣酱就更好吃了。”对方地道的北京腔让罗涛亲切得差点拥抱他。

“你尝尝怎么样？不够咸再加一点海鲜酱。这点鲜辣椒末儿你得先拿臭虾油泡上，等会儿沾牛肉片吃。吃得讲究的，到最后再加一块钱，要一碗鲜肉汁，兑在汤里慢慢品。”对面人边说边帮他调制河粉。

罗涛尝了一口调好的汤，方知传言不虚，那汤真是好喝无比。罗涛感激地看了对方一眼：“听口音您也是北京人吧？”

“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你来了多久了？”

“我刚来，您早来了吧？”

“我八七年就来了，我来的时候，这街上还很难见到中国人呢。别您、您的，我现在听见这口儿就起鸡皮疙瘩——你怎么称呼呀？”

“我叫罗涛。”

“罗涛？”对面人的眼睛突然放出了惊异的光，“你妈是不是在外贸部工作？”

“是呀，你是……”

“嘿，我是孙军呀！”

一听“孙军”两个字，罗涛刚刚好起来的心情顿时又阴云密布起来。他厌恶这两个字，他诅咒这两个字，他甚至希望永远从记忆里抹掉这两个字。可这两个字偏偏就撞到了脑门上！

其实在这个艰难时刻，孙军是唯一能拉他一把的人。

罗涛和孙军不认识，但罗涛的妈妈恰巧是孙军叔叔的顶头上司。一听说罗涛要去澳洲，孙家就大包大揽地把孙军的地址电话给了他。

到了墨尔本以后，罗涛第一时间就跟这个孙军联系。但是这个人写信也不回，电话也不接。孙军的冷漠让初到的罗涛颇有几分“伶仃洋里叹伶仃”的感觉。他狠狠地把写着孙军名字的那张纸扔进了纸篓。

孙军没注意到罗涛的感情变化，把手从桌子的那一边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颇有几分埋怨地说：“到了你怎么不跟我联系呀？”

孙军的这种态度让罗涛十分意外。他选词择句地说：“信写了两封，你



或许没收到？我给你打电话，接电话的老是一个洋妞叽里呱啦地说一顿，我也听不懂。”

“没见你的信呀——别提电话的事了，都快把我气死了！跟我一起‘契’（音谢，即英文的 Share 分租）房子的那小子，国际长途欠费一千多，招呼都没打就搬走了。因为我是承租人，结果电话局把我送到法庭上了，电话也掐了。”

“法庭怎么判的？”

“这还能怎么判呢，法官也不是傻子。他一看电话号码全是打到印度尼西亚的，当然知道不是我打的。法院没让我买单。但是他们支持电话局的主张，说我是承租人，在澳洲分租是违法行为，我有义务向警方提供破案线索。妈的，我连那小子真名叫什么都不知道，我能提供什么线索呀。这事就先这么撂着了。你现在在哪儿住呢？”

“我住阿玛岱尔，学校给付了三个月的房租。”

“搬家！那地方太贵。”这个叫孙军的家伙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我有一个哥们儿住在圣秋达，屋里有空地儿，房钱特便宜，门口有‘串姆’（有轨电车，这是墨尔本的标志。通常人们认为串姆所到之处都是“泛城区”），没几站就到市中心，连车票钱都省了。那儿中国人特多，工作的消息也多。你就先搬那儿去。”

“行，我明天过去看看？”

“还明天干什么呀，阿玛岱尔离这儿没多远，你吃完我就帮你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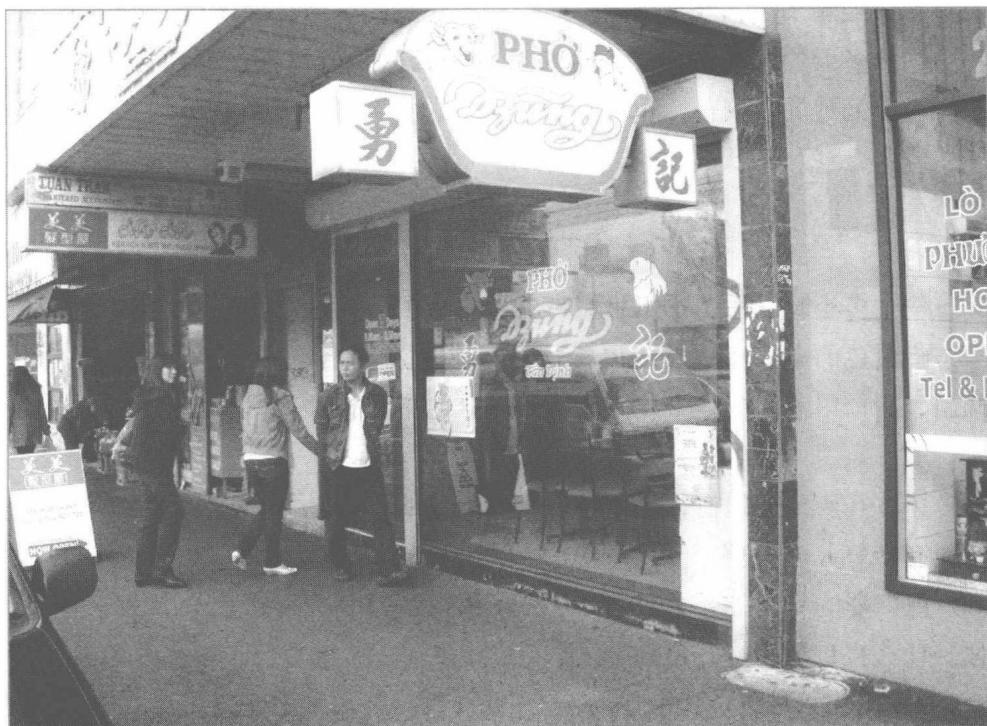
孙军的热情豪爽把罗涛多日的怨恨一扫而光。罗涛坐着孙军那辆破破烂烂的本田思域，沿着公路穿过桉侏河，直奔阿玛岱尔。

孙军这辆破车，坐垫里的弹簧都快露出来了，罗涛从车上跳下来，一边揉着被座位里弹簧硌得生疼的屁股，一边说：“我今天早上还给你发了一封信，没准儿现在还在那儿睡觉呢。”说着就往马路对面不远处的一个绿箱子走，看样子是想把那封信给掏出来。

“等等！你把信扔哪儿了？”

“就对面那个邮箱啊。”

“哈哈，哈哈……”孙军蹲在草地上笑得直流眼泪。



罗涛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家勇记河粉店

“怎么啦？”

“你，哈哈哈哈……”孙军捂着肚子笑个不停。

罗涛看他这副嘴脸，心里老大不快：“有什么话就说，你傻笑什么呀！”

“哥们儿你搞错了，那是垃圾箱！你每次辛辛苦苦写完了信，然后都直接扔进了垃圾箱，人家是没法收得着。哈哈哈……”

“啊？”

“那边红的才是邮箱呢！”

“不对，不对。那绿箱子上边写着‘信’字呢。”

“您看看清楚！人家那是 litter<sup>①</sup>，不是 letter<sup>②</sup>！”

“我哪知道呀。咱们从小就知道西瓜皮，绿草地，王八盖子邮电局。我

---

① 英语中 litter 是指小垃圾。街头挂着的小绿箱子是收集瓶子和饮料罐的。

② 英语中 letter 是信的意思。



看见那边红箱子了，我以为是消防栓一类的呢。这帮英国佬！”

这么多天的不快，在这一刻突然烟消云散，但他突然想起：家里一定也没有接到他的平安信，也一定快急疯了。

## 二

一个多小时以后，本田思域带着罗涛到了“新家”。

暗黄色的砖墙和残破的屋檐记录了这所房子的沧桑。小院的矮墙已经倾斜，房前最惹眼的是一棵开着火红花朵的茶花树。

孙军几步蹿到门前，一边按门铃一边乱叫：“老周，快开门，我说，屋里还有带气儿的吗！”

屋门嘭的一声打开了，一个小个子男人带着一脸睡意走了出来：“孙猴你号什么丧！想偷丹走错地方了！”

“我偷什么丹呀，我给你送来一个新房客。”他拿手一指后边，“这是我哥们儿，罗涛。”

小个子男人的脸僵尸般没有什么表情，他打量了罗涛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进来！”

周杰是属于从小连玩弹球都比人家弹得准的那一类人，当学徒工的时候，就拿过全国青年技工比赛的大奖。周杰下围棋，几千人的厂里名列三甲，七七年又是全厂唯一一个考上名校的。当年孙军酷好打桥牌，上大学那会儿，校际比赛就认识了这一个一脸高深莫测的周杰。

罗涛的“床”就是几只牛奶箱上放的一个大街上拣来的破床垫。三个人七手八脚的几分钟就给搞定了。这时候罗涛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瓶子向两人晃了晃：“怎么样，来口儿吧？”

“双沟大曲！太棒了！老周，有黄瓜吗？”

“冰箱里找去，还有西红柿，糖在冰箱上边柜子里。”

孙军那欢快的声音从屋里消失了。罗涛和周杰坐在地铺上静静地享受着罗涛带来的红塔山。罗涛突然觉得这个原来看上去像个僵尸的人其实挺





可爱的。

这个“家”里除了他们俩，还有迟东铭和丛林。长着一对滚圆的大眼睛的迟东铭在国内是一个公司的程序员。他和周杰是这个家里最早的住户。

丛林来自上海青浦，20出头，瘦瘦高高的个子，头发很长，自从住进来一直郁郁寡欢，整天“满脸旧社会”。听到外边热闹，他也从屋里出来了。

这时候，孙军端着两盘凉菜摇晃着膀子就来了：“菜得喽！别愣着，给我腾个地儿。”

“小丛，你到冰箱最上层去把那个盖着盖儿的铁盆拿来。”

等丛林把铁盆拿来，大家都炸了：“猪头肉！老周，你丫哪儿倒腾的！”

满满一大盆切好的猪头肉，香气扑鼻。周杰一脸得意地说：“我每次到维多利亚市场买菜，就发现，因为星期天、星期一不开市，所以一到星期六下午，肉铺把好多东西都给扔了。像猪头、猪皮、猪尾巴，洋人不吃，平时肉铺拿这些东西当装饰。我上个星期六捡了个猪头，就算给老罗接风吧。”

“你丫真神了！要天天有猪头肉吃我也搬过来。”

“你做梦吧，让你搬进来，我们还不都得让你给祸害趴下呀。”

“我能祸害你们什么呀？”孙军一边吃一边朝周杰翻白眼。

“那谁知道呀。”

“那个小丫头找到工作了么？”孙军一脸坏笑地望着周杰。周杰不理他，使劲给罗涛添菜。

“别不搭理我呀，我们那儿要人，我去给说合说合？”孙军仍就讪皮讪脸地笑。这回周杰没辙了，很不自然地说：“不劳您大驾了。”

“行呀，哥们儿你够上劲的呀！”

在一旁的丛林急着插了进来：“孙哥，有工作让我去吧，我什么都愿意干。来了一个多月了，一分钱都没挣，我家里急都急死了。”他一口的上海腔，让罗涛听得很亲切。

本来这工作是孙军编出来调侃周杰的，现在有人认了真，孙军倒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了，讪讪地说：“这，这工作不适合你，是个女活……”

周杰瞬间就明白了孙军是来戏弄他的，马上拿话叼住了他：“什么适合不适合的，人家都说了，什么都愿意干。再说有什么男活女活的，你总不